



任彦申

1945年生，河北隆尧人，教授。
1994年7月至2000年3月，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。

2000年到江苏工作，先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、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
在江苏的十年里，被公认为学者型官员、思想型干部，平时以敢讲真话直话为人称道，其思想特点、行事风格、讲话特色，都有独到之处，给人以别样新颖之感。

»特别提示

今天起，任彦申著作《后知后觉》在现代快报“深度阅读”版连载刊出。

◀任彦申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快报记者 路军 摄

省部级高官中，难得一见的“畅销书作者”——

任彦申：“后知后觉”，有痛有痒

省部级高官出书的并不少见，但对任彦申来说，至少有三个“不多见”：一是三年出了两本，而且成了畅销书；二是没有官场的虚应客套，质朴犀利，读来酣畅淋漓；三是字字己出，每本10万余字都来自挑灯伏案下的手写稿。

最新出版的《后知后觉》，任彦申总结数十年从政感悟，从用人之道、干部制度到领导境界，屡见一针见血的肺腑之言。例如他在建言知人善任时说，“在干部选拔过程中，真正拥有提名权、决定权、否决权的只是领导层的几个核心成员……如果领导核心层存在着派系之争，在选人用人上的分歧意见就会更加明显”。一些熟悉他的人读他的书，拍案叫好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。而任彦申的回答很坦然：写作就要有痛有痒，畅所欲言，“言人所不曾言、不便言、不敢言”。

□快报记者 郑春平

读者“催出”第二本书

“他讲话时不喜欢用稿子，就算有稿子也多是自己动手。”一些在省级机关工作的人士回忆任彦申，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学养与口才，“不像有些领导干部，要么离开稿子不会讲话，要么就是言之无物。”

2007年6月，任彦申出版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一书，居然连续加印十多次，稳居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，这在政论类、随笔类书籍中实属罕见。当时，现代快报对改书进行了连载，反响出乎意料，众多读者成为“剪报族”，每天收集。

“不少读者朋友给我写信、打电话、发书评，希望我写第二本书。”任彦申说，本来自己只是“写着玩的”，没想到读者如此厚爱，“正是在读者朋友和出版社的鼓励下，我才决心写第二本。”

今年3月份开始动笔，5月份就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，“因为平时有积累，正式写的时候主要是对文字做些整理、资料做些考证。”

任彦申有个习惯，手头基本离不开纸和笔，书中的很多内容来自他平时的记录和写作。他说自己以前对付开长会的办法就是拿个笔记本，一边听会一边想事儿，这个观点很好，写一下；这个数字有用，记下来。“正式开始写作后，有股一吐为快的感觉！”

“后知后觉”的由来

书稿完成后，书名起什么好？有人建议，既然第一本书叫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，那第二本干脆就叫《从未名湖到紫金山》，延续从北大到江苏的“工作路线”。任彦申觉得不太合适，第二本书的内容跟未名湖、北大没有关系。“后来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名字，叫‘后知后觉’，大家都说好！”任彦申说，后知后觉，顾名思义，不是“先知先觉”。

“我不认为自己是有先见之明的人。就像书里写的，有些事情，自己干的时候不明白，事后才明白；身在其中不明白，超脱出来，跳出庐山就明白了。有些

话，在位的时候不方便说，或是目前在职的同志不好说，离任以后，无官一身轻，自己不妨说出来。再者，任何人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，只有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思考之后，才可能得出更加合乎实际、更加接近本质的认识。”

任彦申说，这本书总的来说，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对过去40年职场生涯中所力所为、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、所愿所求的一种总结反省和重新审视，“希望和目前在职的同志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和交流”。

干部写书不能做官样文章

看了任彦申的书，一些熟悉他的人不免感叹：从北大党委书记到江苏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副主席，几十年官场生涯，竟然还没“学会”圆融世故！

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、《后知后觉》，两本书延续了同一个写作原则：有痛有痒。“这是我的校友、老学长刘吉嘱咐我的，要有痛有痒地写作，不要做官样文章。”任彦申说，干部写书，弄不好就写成官样文章了。

对时下颇为常见的领导干部“回忆录”、“访谈录”，以及各种论著文集，任彦申有自己的看法，“退下来的干部写书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有个原则，不能记豆腐账，不能说官话，更不能写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感兴趣的事。”

“我所写的，都是自己一辈子在干的工作，确有真情实感。”他说，一定要把自己真切的感受、真实的想法写出来，“要不，你写些糊弄人的东西、连你自己都不信的东西，怎么跟别人交流？”

当代干部面临八项选择

说到痛痒，在“用人之道”、“干部选择”、“领导境界”这三个章节体现得最为酣畅、最近肝胆！“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些领导作风的问题，说假话、说套话、弄虚作假、报喜不报忧，这些都是我工作中痛有所感的，就是要触动它。”任彦申说，当代干部在思想道德、作风建设上主要面临八

项基本选择：做人与做官、说真话与说假话、当官与发财、现任与前任、对上与对下、照抄照搬与开拓创新、报喜与报忧、讲套话与讲新话。

“这一章真正是有感而发，从心里头写出来的。”任彦申认为，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做人、做事与做官统一起来，但是做事应当精明一些，做人应当糊涂一些。而上述八个选择题，哪一个都不容易。

“干部作风，归根到底就是三大作风。”任彦申说，第一，实事求是、理论联系实际，这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、党的生命线；第二，群众路线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、执政的基础，是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；第三，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这是党正确解决党内矛盾，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根本武器，也是检验党内生活是否民主化、正常化的试金石。对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，如果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是非常危险的。

然而，有些干部已经把这三个作风丢掉了：理论联系实际，变成了联系实惠；密切联系群众，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；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，“这是我最感到痛心，最感到忧虑的。”

很多人读完“对号入座”

无论是上一本书，还是新出版的《后知后觉》；无论是赞赏，还是批评，从中都很少看到作者点到某件具体的事、某个具体的人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却有许多政界人士读完之后，会问任彦申同样的问题：“书里说到xxxx，讲的是不是我啊？”

对此，任彦申解释说，自己写书的目的是着眼于建设、与人为善，“写书不是为了表扬谁、批评谁，或者发泄什么，只想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”而之所以屡屡有人对号入座，或许是因为读者中不乏对他了解的群体有关，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与任用上。

从主政北大，到就任江苏，



任彦申向来被评价为“爱才如命”。“真正的杰出人才，往往都是有性格、有主见的。因此，要尊重个性、照顾特点，鼓励拔尖，包容异己，容忍怪人。”他说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识别人才需要智慧，使用人才需要方略，保护人才需要勇气，有时候需要一些代价，“养人才不同于养宠物，不能只养听话讨自己喜欢的”。

话江苏入木三分

在《后知后觉》中，第一个章节是“我观江苏”。他说，在江苏工作十年，也应该有一个交代。

十年相交，任彦申对江苏的感情真挚深厚，对江苏人的了解和刻画更是入木三分：水做的江苏，水做的江苏人。

江苏是唯一一个拥有大江大湖大海的省份。任彦申认为，最能够概括江苏人品格和精神的就是“水”字——活性和灵性，可塑性和适应性等。江苏人天生聪慧，脑子灵活，性格顺和，不急不躁，以柔克刚，温文尔雅，“有矛盾，底下嘀咕也就罢了，很少公开挑明，死磕硬碰”。同时，江苏人不同于北京人的政治思维发达，“江苏人对政治事务也关心，但主要限于一般的了解，自己弄个明白也就是了，很少冒失失去参与。但是任何新政出台，他们总能找到与当地发展和自身利益的结合点，接过口号，为我所用。”

»对话

离任后

“有滋有味地生活”

采访当天正逢父亲节，任彦申先接到子女、亲朋的祝福电话，脸上写满幸福。泡上一杯清茶，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记者欣赏去年刚刚“收获”的两个胖孙子、外孙……正如他所说的，一个领导者应该“有声有色地工作、有滋有味地生活、有情有义地交往”。

现代快报：写作十分辛苦，为什么您依旧笔耕不辍？

任彦申：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的事、见识无数的人，大部分我们都忘记了，从那些难以忘却的人和事中，悟出点道理来，倒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等你退出工作舞台以后，把几十年的工作经验，日积月累的认识、人生的感悟写下来，可能会对后来人有所帮助，起码会少走一些弯路。

现代快报：您出的第一本书就成了畅销书，此前想到过吗？

任彦申：一本书出来，能有几句话被人家记住，或有一两个看法能对人有启发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

现代快报：您是怎样安排自己离任后的生活的？

任彦申：现在我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读书上网，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干这个事的。我喜欢读书，还喜欢写东西，大多数不是为了发表，很多写了就是为了练脑子，不会僵化。

现代快报：也有许多领导干部离任后都会有段时间不太适应，您有过这样的感受吗？

任彦申：人生就是一台戏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再好的演员也不可能一直在台上演下去，社会大舞台应当永远由最有活力的演员去唱主角，这样才能好戏连台。如果把手中的拐杖当成指挥棒，可能不是帮忙而是添乱。

我的乐趣在于，这辈子结交了不少朋友，总能“筛”出一批志同道合的来，一起相处其乐无穷。除了结交同年的益友、智友，还要结交年轻朋友，年轻人充满活力永远面向未来。

现代快报：说到有情有义地交往，现在的领导干部们也有不少都是朋友遍天下，对此您有哪些寄语？

任彦申：当干部的，就是要寻找一种公共价值观。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交往，包括干部、企业家、专家学者、普通百姓等，如果当干部的价值观过度地向某一类人倾斜，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手中权力的运用和决策的公平。其实，当你真的做到无欲无求的时候，心中的淡泊会给你带来最宝贵的幸福感受。